

文學與歷史叢書

芝園詞話

王季友著

中華書局

與歷史叢書

芝園詞話

王季友著

中華書局

芝園詞話

王季友著

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79年1月初版

自序

在一九六〇至七〇年這十年中，我先後在大公報的《藝林》、《文采》兩版，發表了《宋詞閒話》與《芝園詞話》。《藝林》編者陳凡先生，認為我論詞有四點特色，和前人的論詞不同，主要是沒有宗派的成見和注意到詞的內在感情是否能達出而與讀者起共鳴。我寫論詞文章時，正是抱這種態度，但我從沒對人說過，陳凡先生却能代我說出來，他真正是我的知己。後來陳凡先生又介紹上海書局，為我刊印了單行本，改名《宋詞選講》，並且為我作序。

《宋詞選講》出版後，我還繼續在《藝林》寫《宋詞閒話》，當時陳凡先生向我提意見，可以出《宋詞選講》續篇，我也有這意思，可惜續寫了不到二十篇，《藝林》版便停刊了。這十多篇文章，自然不夠出續集，此事便只好作罷。

隔了一段時期，大公報的鮑立初先生，主編了《文采》版，約我寫一篇詞話，這就是《芝園詞話》。

《芝園詞話》與《宋詞閒話》的寫作態度是

一貫的，所不同的地方，前者專論宋代的詞，後者却側重清代以至民初詞人的詞。

最近中華書局的編者，將我在大公報上所發表的《宋詞閒話》（《宋詞選講》未及刊的），和《芝園詞話》，裒輯成帙，將爲我刊印一本《芝園詞話》，這是我應該引爲榮幸的，但也不免有點惶恐。

自宋代以迄現代，評詞的人，數不清有多少老師宿儒，其間有不少還是著名的詞人，後輩如我，那有置喙的餘地？這是我惶恐的地方。

然而，當我再三尋繹前人論詞的評語，除了宗派之見不論外，他們所用的術語，全部是模稜含混，教人看了，不勝迷惑，例如張玉田謂劉後村近俗，不知俗在何處？近人況周頤稱吳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生動飛舞，如萬花爲春”，事實上吳夢窗只是找些詞藻堆砌。什麼是“麗字”？如何生動飛舞？怎樣叫密，如何是疎？真教人如墮五里霧中。

諸如此類的詞評，有不如無，遠不如憑讀者本身的了解力去領略詞意。

因此，我所作的詞話，並不運用前人的術語作不着邊際的批評。誠如陳凡先生在《宋詞選講》代序中所言：“解釋詞意的時候，常常結合作者的身世、處境等等來談，使詞意更易於透豁。”

不論詩與詞，都是文學，總離不開感情，而感情所由生，則基於身世、環境。

南宋詞人辛棄疾的作品，感情和他的身世環境是統一的，所以能作出感人的作品，但和他同時的陳亮，雖然極力模倣辛棄疾，就差得遠了。

陳同甫有一首《天仙子》題爲“七月十五日壽內”，也就是說他作這首詞慶祝他的妻子。

且看這首詞是怎樣說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沈烟透。半月十朝秋定否。指點芙蓉延佇久。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失守國土”是當時的局勢，當日士夫常把收復失土掛在唇，陳同甫當然不免受到影響，他有這一句詞，不足爲怪，可怪的是他的作意本是爲妻子祝壽，爲妻子祝壽，而說“羞失守”，這到底意味着什麼呢？

這一點我在《宋詞閒話》中，也曾論及，那時我稱之爲“客氣”，所謂“客氣”，即非真實感情。

作詞的人，固不能有“客氣”，讀詞與評詞的人，也不應有客氣。

歷來評詞家所作的評語，就多爲客氣所累，在作者盛名之下，不敢直指其非。這在文學批評

上，實在是不公允的。

我並不敢以詞學權衡自居，但我不會放棄我評詞的權利。我認為可讚的地方則讚，可彈的地方則彈，不必為古人的成見所囿，相信讀者也會同意我這一種態度。

這一本書，所評的詞，由宋至清，以及近代，凡六十餘首，大部分是清朝人的詞，籠罩有清一代的浙派、常派、晚清民初的詞，都談到了，其中不免有些粗率荒謬的地方，希望讀者原諒。

芝園王季友 一九七八年八月

目 錄

自序	1
不須多作驚人語	1
誰道坡詞不可歌	4
讀詞不宜曲解	8
周美成善用頓挫	11
評詞不宜小處着眼	14
情景交融又一例	17
鋪叙展衍自是好詞	20
橫空硬語賀方回	23
波瀾無定章法自成	26
小慧・側艷・渾成	29
淒迷幽怨各關情	32
清勁與生硬	35
情理交融方是好詞	38
中鋒達意中聲赴節	41
雲破月來花弄影	44
平淡入妙以俗爲雅	47
格律與晦澀	50
如何不落窠臼	53

白玉蟾有意學東坡·····	56
屈翁山的夢江南詞·····	59
“碧雲猶疊舊山河”·····	61
吳梅村詞不如詩·····	64
清人的詠物詞·····	67
孔尚任的詞另具風格·····	70
浙派與常派·····	73
陳其年詞不宗一派·····	76
朱彝尊與浙西詞派·····	78
王漁洋以詩入詞·····	81
寧創不述曹貞吉·····	83
曹貞吉離而得合·····	85
以詞代信的顧貞觀·····	88
驅使景物以寫懷抱·····	91
鄧廷楨的寄懷詞·····	94
“名句”與“古懷”·····	97
“寄託遙深”無人領會·····	99
龔自珍的詞·····	102
豔詞與儂薄語·····	104
龔自珍的記事詩詞·····	107
龔定盦兩闋紀事詞·····	110
龔定菴詞沒有餘韻·····	113
顧太清的作品·····	115
顧春詞補遺與沈湘佩·····	118

經生的詞並不迂腐·····	121
水雲詞獨工感舊·····	124
張景祁的臺灣詞·····	127
篋中詞的作者譚獻·····	130
王半塘和馮正中詞·····	133
再談王半塘和馮延巳詞·····	136
沈寐叟書比詞佳·····	139
雲起軒詞率性寫情·····	142
鄭文焯的壞塔詞·····	145
酒悲突起總無名·····	148
不須勾勒自能深·····	151
不填詞的詞人趙熙·····	154
詞中長調比較難好·····	157
陳述叔詞支離破碎·····	160
陳曾壽老學填詞·····	162
清末女詞人呂碧城·····	164
以曲當詞與以詞當曲·····	167
吳梅的詞和曲·····	170
捕捉剎那間的靈感·····	173
詞社雅集難得好詞·····	176
幾首“春節詞”·····	179
黃公度詞獨標風格·····	182
以新名詞入詞·····	184

不須多作驚人語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恨。漸行
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夜深風竹
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故欹單枕夢中尋，
夢又不成燈又燼。

——歐陽修：《木蘭花》

偶然和朋友談起歐陽永叔的詞。友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永叔的‘百草千花寒食路’，與‘萬葉千聲皆是恨’，句法上大致是相同的，為什麼他不變換句法，難道非用數目字百、千、萬不能道出心中語麼？”

我這位朋友，對於詞學，還不曾作深入的研究，難怪他有這幼稚的一問。無論這兩首詞，作不同時，即使是同時所作，甚至是同一首詞，必要的時候，還是可以不避句法重複的。

因為詞是要表達心悵，在情感奔放的時候，能道着心上語，便是好詞好句，何必理會重複與否？我這位朋友，大概是讀了《詞綜偶評》，受了許昂霄的影響（許氏曾說歐陽修的《踏莎行》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既用春水，又兩用春山，字未免稍複。）是以我這位朋友，竟然懷疑永叔的詞，犯了重複句法的毛病。

凡是好的詞，並不忌重複，也不須多作驚人語，只要纏綿蘊藉，出諸自然。

像這一首詞，便是非常平淡無奇的。但所謂平淡無奇，是就字面上來說。整首詞看來，句句淺白易解，而且連用三個“漸”字兩個“又”字，更重了“遠”字“夢”字，那更要被人說是重複。

然而把這些平平無奇的句子，以及重複的字，組織起來，便成爲一首極能感人的好詞。傷離念遠之情，躍然紙上。離人思婦讀之，相信未有不感動的。

第一句“別後不知君遠近”，和第二句“觸目淒涼多少恨”，簡直淺白到有如說話。第三句“漸行漸遠漸無書”，連用三個漸字，說是重複也好，說是精警也好，想來作者下筆之時，並沒有理會到是重複抑或是精警，他自覺得所親的人漸行漸遠，書信漸無，他便照直寫了下來。

這一句是和第一句“別後不知君遠近”脈絡貫通的，由“漸無書”可知是遠而不是近，但仍然不敢肯定人已去遠，或者不忍作人已遠去的猜測，是以起了下一句“水闊魚沉何處問”。

既然無可問，那就只得一個“悶”字了。

這是組織非常嚴密的詞，起伏照應，一開一合，無懈可擊，組織的力量當然是真摯的情感。不避字面重複，也不必作驚人的說話。它在字面上是那樣平平無奇。

下面的四句，是極寫“悶”，夜深的風竹聲音，在愁人的耳裏聽來，那就當然“萬葉千聲皆是恨”了。更恨的是要睡睡不成，燈兒又燼，那一種懊惱悵悵的情緒，便完全寫了出來。

永叔的詞，從不作驚人之語，周濟云：“永叔詞只如無意”，所謂無意，並非沒有作意。只是他不刻意去經營，所以似乎無意。其實他先有了情感醞釀，到發乎其不得不發的時候，信筆拈來，即成妙諦。北宋詞人，所以獨標風格者，寧不以此？

同時代的柳永，也能達到這種造詣，但《樂章集》中，更多雜以口語，在當時有雅俗之分。事實上雅俗之分，不應該以口語多否為衡。所微嫌於柳永者，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為故作奇語而已。

誰道坡詞不可歌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敲繡戶，枉教人，夢斷瑤台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蘇軾：《賀新郎》

這是一首一百十五字的《賀新郎》詞，很久以來，就因為少了一個字（賀新郎是一百十六字的，此詞倒數第三句，依譜應為三領五共八字句，今僅為七字句），弄到聚訟紛紜，有人以為作者填詞時偶然失慎填漏，或以為刊誤。更有人以為這是另一調，因首句有“乳燕”句，而名為“乳燕飛”者。嘯餘譜、圖譜、詞律各有各的意見，於此不能具錄。

我的意見，則以為這仍是一首《賀新郎》

詞，雖然少了一個字，可能是刊漏，更可能是作者有意少填一個字，却不是“偶然失慎”，因為偶然失慎，隨後不難補上一個虛字，使變為三領五句。但細觀詞意，竟無可補，強為補之，便是蛇足。

東坡此詞，在集中並不能算是好的。因為詞意不顯，有人說是寫閨情，也有人說是詠榴花。還有人以為東坡有個侍妾名榴花者。《古今詞話》說得更是活靈活現：

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慧黠，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妓畢集，唯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沐浴倦睡，忽聞叩門甚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手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

上述這一段事，多半是《古今詞話》作者因詞意而附會上去的，文人游戲三昧，不必深究。

不管是詠榴花或寫閨情，抑或如楊湜所言為官妓解圍，總之辭意不顯，東坡的作品，縱有時“不擇地皆可出”，但從無如此支離的。因此，我說這首詞不足以代表東坡。

既然不足以代表東坡，為什麼還要特別提出來說呢？

我的用意是要向現代的詞家一破填詞必依四聲之惑。上一次我已經提出過一個意見，認為以詞害意，已經不可，若以四聲限制了詞的使用，更加不必了。

東坡這首詞，便是連調也不遵守的，他認為少一個字也佳，就不肯強添一個字上去以就律調。

即以平仄而論，本詞不叶者正多，“不忍觸”的“不忍”二字依譜應作平平，平平尚且可以混用仄仄，何況於四聲。

至於本調的上下半闋的末句，應該是“仄平仄”的，如李玉之“未忺整”、“對鸞鏡”。毛幵之“恨虛擲”、“暮雲碧”，高觀國之“挂么鳳”、“暮雲重”。萬紅友《詞律》中也說：“其間或有一二用平平仄者，乃是敗筆。”今坡翁這一首詞，上半闋結尾是“平平仄”，下半闋却是“仄仄仄”，豈不是離譜之至麼？

自古以來詞人都說東坡詞多不諧音律。晁以道却說：“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見《歷代詩餘》引）

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而東坡詞仍足以震爍千古，世之徒守四聲自加束縛者，謂之何哉！（按：

原詞“白團扇”亦作“人不度”，“細看取”亦作“今在否”。)

輓曲宜不同調